

水乡和园林的东方美学

黄阿忠

木渎古镇那些黑瓦白墙的民舍、石桥、石阶、青石板路和小巷,构筑了东方的审美;那些水泥杆或木杆上横七竖八拉开的电线划破天空,以及栽植在水边的粗枝大叶的中国梧桐,悠悠荡荡的小船,很接地气,也蕴含了审美意味。它们是诗人吟唱、画家描绘的对象,在那些黑瓦白墙、小船悠悠的线条变化、黑白关系的组合中,让我们得到了视觉享受;抚摸着石桥栏杆上的石狮、门楣上斑驳的朱漆,仿佛触摸到了历史;听到从水边的远处传来悠扬的评弹曲、船娘咿咿呀呀歌唱的民间小调,顺其声穿越了时代。

木渎还有一个严家花园,那里走出了许多颇有影响的人物。它是古镇不可错过的景观;它给古镇增添了色彩和历史的回忆。

严家花园的主体建筑有五进,依次为门厅、怡宾厅、尚贤堂、明是楼和眺农楼。那些楼阁、亭轩、廊榭错落有致,体现出精湛的造园艺术。建筑的精巧活泼、丰富多彩,蕴含了哲理和东方的美学,也是主人的趣味、品格的体现。匾额上的题字,或有漆书、或有隶书,显示出主人的品位、格调,同时也彰显了园林的文化意义。

走过小石桥,可以看到太湖石后的明式建筑。尚贤堂木石质,典雅古朴;楠木直柱,圆润柔和;雕刻简洁,色调素净,具有实用和审美功能。明是楼前的清代砖雕上所雕的历史人物、前朝戏文,皆玲珑剔透,意趣隽永,虽依附于建筑,却未尝不是一件独立的艺术品。

园中有两处书斋,分别以友于和海棠为名。曲径长廊、地处幽偏,在湖水数片,花木扶疏的清幽、静美的环境之中;经典古籍,书香飘逸的高雅情致与其宽敞的空间相遇,展现出高远的襟怀。眺农楼上凭栏极目,不但园中景致尽收眼底,还可看到园外的田野风光和灵岩山的满目苍翠,古人的美学思想贯穿整个园林。

于美学而言,无非是大小、方圆、疏密有致、跌宕起伏、涟漪的流动、秋叶的飘零,亭台楼阁排列搭配的各种对比和变化。而这种对比和变化,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来所崇尚的美学。

严家花园的四季花木,构成了春夏秋冬四个各具特色的景区,花木与建筑相互映衬,相得益彰。深秋季节,荷塘满是枯黄的叶子,那些黄叶就像是一尊一尊铁铸的雕塑,叶脉的肌理,塑成了一种坚毅和岁月的质感;蓬蓬星星点点、枝干如钢筋铁骨,挺拔交错,与水中的倒影构成另一番趣味,很是入画。园林的花木也蕴含了东方的美。

江南多水,纵横交错而成网,百姓耕作、渔猎生活,枕水而人梦;江南灵秀,翰林告老还乡、商贾繁华归隐、文人吟啸田庄。百姓枕水之居乃黛瓦粉墙,成就了水乡;商贾、文人构筑了私家花园,亦称之为园林。水乡、园林同自然、生活相融,衍生出一种文化和审美。南浔古镇的小莲庄、藏书楼,似乎是富豪的文化情结,却也留下了审美;同里古镇的退思园,说的是辞官退而思之,其中不乏包含了文化;平湖的莫氏庄园,周庄的沈厅、张厅,黎里的端本园,亦离不开文化与审美;南翔的古猗园、嘉定秋霞圃等等,都是借水一方,展示着东方美学。水乡、古镇、园林让我们领略了具有画意的风景;水乡、古镇、园林的花木、亭榭的内涵,承载了东方的审美。

全场都鼓掌。这真是蛮好,特别好,我没有机会告诉系主任,他远行了。也没有机会对我的大学叙述。都是他们的美好安排,我依然童年。



减字木兰花·大暑

松庐

夹风如爽。六月江南方季夏。大雨时行。晚霁帘帘飞蛭萤。

隔化笑语。一浦荷浪迎浣女。旋剥青菘。更采芸香薰蠹鱼。

的帐子烧了一个洞,从此看见香烟无半点感觉。现在有了感觉,但是不好意思接受别人的客气。如果抽了,那窗外的黑就更一闪一闪星语心愿了,那时还没有《星语心愿》!

我跟着教授学习了儿童文学,乘坐特快列车返回学校,飞机座车厢已经取消,问售票窗口,因为不能躺平了睡,票价又比坐票贵,不受欢迎……我成为了大学文科中一个最小学科的老师,讲课,写作,浅语,轻快,梦幻,温暖……兴致雀跃。以为年岁深刻了,岁月却安排我返回童年,以专业的名义,职业的名义,复活天真和滑稽,绿野仙踪,秘密花园,木偶成长,骑鹅旅行……以文学的名义,生命的名义,浪漫主义精神的名义,带领着学校阶梯的课堂、社会会场的课堂,复活单纯和诗意……

几十年间,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,我就这样被安排了度过美好,美好得日常又文艺,常常遇上故事。

那一回在一个海边城市,对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们讲童话和阅读。一个小女生女孩,捧着鲜花,远远站在台下,从开始到结束。我请她上台,她走到我面前,一言不语。我问她,怎么不说话?陪她的老师说,她喜欢你写的故事,看新闻知道你来了,想看见你,请妈妈向校长请了假,我陪她来。她以为你的年龄和他们一样大,但你写的是活蹦乱跳怎么又会和他们一模一样?她不明白!

那一刻,我是应该滑稽地哈哈大笑的,可是却感动得深切,有些自怜,更是自豪,眼眶湿润: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,天真的儿童们读到的却依然是一个满头黑发,是一个如同他们的小孩子。

那一刻,我是应该滑稽地哈哈大笑的,可是却感动得深切,有些自怜,更是自豪,眼眶湿润: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,天真的儿童们读到的却依然是一个满头黑发,是一个如同他们的小孩子。

那一刻,我是应该滑稽地哈哈大笑的,可是却感动得深切,有些自怜,更是自豪,眼眶湿润: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,天真的儿童们读到的却依然是一个满头黑发,是一个如同他们的小孩子。

那一刻,我是应该滑稽地哈哈大笑的,可是却感动得深切,有些自怜,更是自豪,眼眶湿润: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,天真的儿童们读到的却依然是一个满头黑发,是一个如同他们的小孩子。

那一刻,我是应该滑稽地哈哈大笑的,可是却感动得深切,有些自怜,更是自豪,眼眶湿润: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,天真的儿童们读到的却依然是一个满头黑发,是一个如同他们的小孩子。

那一刻,我是应该滑稽地哈哈大笑的,可是却感动得深切,有些自怜,更是自豪,眼眶湿润: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,天真的儿童们读到的却依然是一个满头黑发,是一个如同他们的小孩子。

那一刻,我是应该滑稽地哈哈大笑的,可是却感动得深切,有些自怜,更是自豪,眼眶湿润: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,天真的儿童们读到的却依然是一个满头黑发,是一个如同他们的小孩子。

那一刻,我是应该滑稽地哈哈大笑的,可是却感动得深切,有些自怜,更是自豪,眼眶湿润: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,天真的儿童们读到的却依然是一个满头黑发,是一个如同他们的小孩子。

长篇小说,常常往中学生的我面前一推:“你可以读一读!”所以,《子夜》《家》上初一时已经草草读过。六七岁时玩耍般地丛书橱里抽出丁玲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,摸着讲究封面,记得那蓝色,知道了有一个斯大林文学奖,它得的是二等奖,就懵懂地想,一定还有一等奖,它是竖排的字,端在手中是一个厚厚的远方。艾青、胡风,甚至周立波的《山乡巨变》,都捧起过又放下。何况后来当知青的时候,因为写出幼稚文学,登入书刊,被送进国家大词典编写组,干着零碎文字活,挑选词目的书恰好正是中国的现代文学,读了很多,好似正为了准备着空和大地的,轻飘飘的不是鸳鸯蝴蝶派,也是无关紧要派,不上台面。这是我那时被教育的认识。我放一本鲁迅的书在桌上,常看他的照片,确信他雕刻般的神情便是我以后的课堂神情,暗自觉得一定帅透。

可是,还没有等我正式备课,写讲义,因为写了一篇儿童角色的小说得了儿童文学奖,领完奖回来,系主任突然通知我,去北京的一所大学学习儿童文学,他说,这是学校郑重决定的,蛮好的,学习好了,回来把课开起来,师范大学要有儿童文学课,可以坐火车卧铺去,“怎么样啊?”他笑嘻嘻地看着我,意味却严肃。

我毫无准备,却依然还是点头,没有问,回来以后现代文学还要不要上,还要不要讲《彷徨》和《呐喊》。我那时趁着(最后一次讲演的“回声”,甚至把闻一多的《死水》也背流利了:“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/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/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/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/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/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。”

其实,文学的基础视野,童年家中的书橱都已成为我摆放出。中国文学、外国文学里的作家,很多都见过名字。父母不是学文学的,但都是一流的文学阅读者,半个红学家的爷爷读过的书也在书橱里。母亲如果轮到现在的年月,一定是一个“资深”阅读推广人,她读完一本

后小心翼翼地活着,我们,能否在生活夹缝里创造美感经验,能否经由美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?我的母亲出身于大户人家,不幸早年守寡,家道中落,她要工作养家,教育子女,忙里忙外不得休息。记忆中的母亲却活得一点也不困顿。她每日下班,换下衣服系上围裙就扑进厨房,当她汗流浹背把菜炒好要起锅时,总要我们去拣个合适的盘子,盘子的深浅大小和花色,须能衬托出菜色。母亲在生活的重荷下,仍保有审美的余裕,诸如此类的生活细节,让我回想起那段艰辛岁月时,感到的却是滋润有味。

人生一场不过是体验,对人生的体验越深,这一辈子就越值,而审美能力正是开启体验的金钥匙。日常审美的养成,我觉得可以从对细节的关注、生

活态度的微调做起。有闲情,有慧眼,有创意,便常有跟美打照面的机会。《红楼梦》中有一节,黛玉阻止宝玉让人拨去水塘里的枯荷,引的是李义山的一句诗: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,宝玉和读者我们一下子明白了雨滴落在荷叶上的听觉美感。从此,大观园里年年有残荷雨声,而我每看到枯荷便惦念起雨来。

常日里,用洁净的长玻璃杯,冲一杯龙井绿茶,静看叶片翻滚,翩然落下。现磨手冲一杯咖啡给友人,闻香啜饮,猜猜它的产地和烘焙度,单辨尝到的各种滋味。刷一部共享单车骑行,大街小巷随兴之所至停驻流连。瓶中鲜花每日修剪,变化布排方式,日日犹如初见。驻足看一只野猫在阳光下眯着眼,尾巴尖一记记在地上打拍子。清晨四点醒来,躺在床上听唧唧鸟鸣。

跟美打照面

章缘

跟美打照面

跟美打照面

跟美打照面

依然童年

梅子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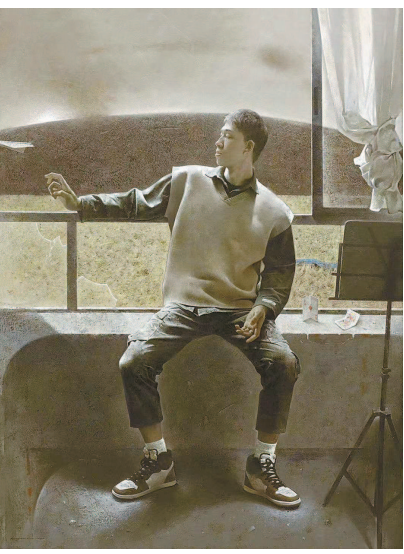
大学毕业,副系主任找我谈话。

“怎么样啊,蛮好的吧,当大学老师了。”

我笑着,很恭敬地点头,想张嘴,回复出心里的激动,却不能立刻找到自然的词语、句子。

副系主任说:“蛮好,蛮好,你这个小青年蛮好的,要好好的啊!”

副系主任是一个语言很生活的人。



高地 (油画) 黄伟超

移动支付的广泛使用,使得手机越来越多地取代了皮夹的功能。最近的一项调查说,10个被问到的人当中有4个人说他们一周内从未用现金购买过东西。同样的调查在2018年和2015年也做过,当时称一周不用现金的人分别为29%和24%。这说明,新冠疫情大大加快了使用移动支付的趋势。与此同时,信用卡公司也有报告显示人们刷卡的次数在减少。

不止一次听人说起,外出不带皮夹根本没有问题,因为驾驶证、身份证的信息手机上也有。纵观历史,皮夹的“演变”有好几百年了。回忆一下章回小说里的描述,人们是用荷包装铜钱的,我小时候,看到上了年纪的阿姨是用手绢包着现金,当时硬币还没有普遍使用,就是分头的纸币也用手绢包着。上世纪50年代,信用卡开始进入消费领域,人们的皮夹就变得越来越薄、越来越小了。

现在皮夹进一步瘦身,人们只需要带几张卡,或者只要在装手机的袋袋放几张卡就行了。怪不得有一位教授说:有朝一日,皮夹将进入博物馆,我们不再用它,它将成为展品。

人们会问,我们外出还需要带皮夹吗?如果需要的话,带多少现金,带几张卡呢?

好友老张说某日送阿姨去浦东国际机场时碰到的一件事,阿姨年事已高,身有残疾,又有许多行李,那天偏偏又下雨,出租车驾驶员搬行李、拿手推车、为阿姨撑伞挡雨,自己半边身子的衣服都淋湿了,老张要答谢驾驶员,才发现自己没带现金。幸好他的母亲也在,拿出两张20元酬谢了驾驶员。

“我52岁了,没想到又回到孩子的年代,问妈妈要钱了!”老张笑着调侃自己:“要知道,我已经有两年多不带现金外出了!”

2021年,一位专门调查消费者支付方式的银行从业人员说:上海人平均随身带200元现金外出。我觉得这个调查符合实际情况,也是合理的。我们应该有一些现金以应对零星支出,就像上面老张遇到的情况一样。再说200元这个数字,万一皮夹丢失了,也不是太大的问题。

信用卡还是需要的。尽管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移动支付,但并不是所有商家都这样。个人建议最多带两张卡,其中有一张是借记卡。这样可以避免盲目消费。最后,建议定期检查皮夹里的所有东西,你一定会发现有些东西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没有用过了,把它们清除掉,放在那里占了地方,万一皮夹丢失会带来更多的麻烦!

信用卡还是需要的。尽管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移动支付,但并不是所有商家都这样。个人建议最多带两张卡,其中有一张是借记卡。这样可以避免盲目消费。最后,建议定期检查皮夹里的所有东西,你一定会发现有些东西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没有用过了,把它们清除掉,放在那里占了地方,万一皮夹丢失会带来更多的麻烦!

上海是个精致的大都会,有最精致的人事物,在很多方面都是讲究的。我私心以为它最美的名片不是外滩的欧式建筑群,而是条条街绿树成荫,安全岛花团锦簇,一年四季皆有可观,让人疲惫的眼睛得到休息,走马灯般的思绪歇下暂停键。

绿化也许不跟民生息息相关,但是往往就在这“无用”中生发了美感经验,提升了生活品质。

都市生活像一张网,把人密密捆绑,每日一睁眼就要应付外界各种需求,扛起责任和义务,活得没有一点趣味,也就是人常说的“没意思”。我们要的“意思”是什么?无非就是能活得有趣味。投入艺术创作能大幅度提高生活的趣味。北漂的清洁工王柳云,今年五十七岁,这几年她在办公楼不足三平米的管道间日夜作画,画出了宽阔无比的精神世界。她活得有意思极了。

但是世上有几个王柳云?瞻前顾后